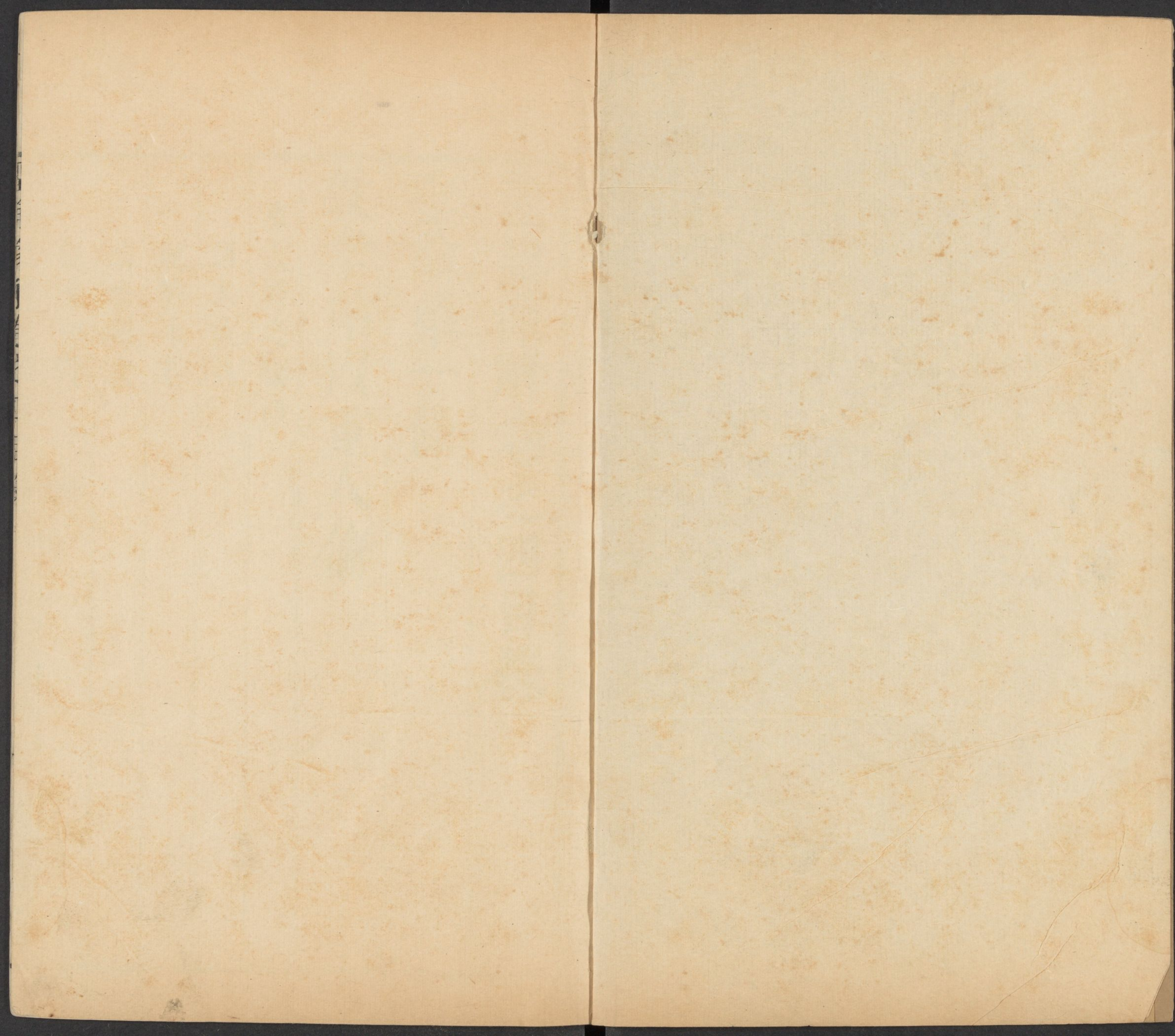


T4661.81/3918(3)

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聖諭像解卷之四目錄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聖諭第一條

敦孝弟以重人倫

重夫婦之倫四

詔求故劍

脫簪永巷

爲婚擇女

觀汲知賢

相見如賓

舉按齊眉

竟娶瞽女

一醮不改

義重糟糠

斷鼻守節

載婿還鎮

斷機勸學

罷不棄舊

衛宗二順

詔求故劍



漢宣帝卽位。公卿請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儉仔爲皇后。此一幅像是寫宣帝不忘糟糠之舊也。宣帝卽位。公卿請立皇后。私心皆謂大將軍光功高權重。意正位宮闈者。必光女也。然亦未顯言。宣帝乃下詔訪求微時所佩故劍。一劍猶不忍忘。則其他可知矣。大臣旣悟上意。乃建白立許儉仔爲皇后。儉仔。帝微時所娶也。胡致堂曰。宣帝已娶許氏。旣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心屬光女。不逆理乎。雖然。富易交。貴易妻者。比比矣。宣帝不忘許后。而詔求故劍。欲安太子。而拜宣。于此亦足見其一班矣。

韋元成爲淮陽中尉。非惟居心甚厚。具有引伸觸類

不發躍如之意。其功光祖宗。德垂後嗣。侔德殷宗。周

宣。于此亦足見其一班矣。

脫簪永巷



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所由興也。原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我之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

此一幅像是寫姜后能襄盛治於內也。宣王嘗日晏方起。姜后乃脫去簪珥之飾。請待罪於永巷。永巷乃內庭長巷。宮之獄也。使其受教所師之母。轉達言於王曰。妾之不才。至使君王好色而棄德。失早朝之禮。蹈晏起之愆。將來廢時失事。必爲亂階。是亂之興。實

始於妾。其咎大矣。敢不請罪。王曰。寡人不德。怠心乘之。以致晏起。此實寡人之過。於夫人何尤。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君德日新。國是日理矣。匡衡之言。詩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若姜后者。亦庶幾近之矣。

之矣

然好所以明至善而為宗廟主者其美司存亦未幾幾
 曰辭為之叔無介乎容辨定終之欲不非也極情夫
 如事早博是籍故少日備國致日聖矣對商之言焉
 之則遊是於此於彼人之公應效大人自其難也
 其或能是也夫

為婿擇女



唐宣宗初欲以于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食。對朕輒折七筯。性情如是。豈可爲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其後于琮爲韋保衡所譖。貶官。廣德公主與琮皆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公主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無不如禮。內外稱之。此一幅像。是寫宣宗擇壻尚主。其知明處。當權衡爲不可及也。唐宣宗初意欲以于琮尚永福公主。未幾遂停止不行。宰相奏請所以停止之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同食。乃對朕前輒折斷七箸。性情不馴如此。

豈可爲士大夫之妻。於是更命于琮尚廣德公主。其後于琮緣韋保衡之譖。貶爲韶州刺史。公主與于琮同之韶州。行則肩輿門必相對。坐則以手持琮之帶。俛家不能近。于琮由此得全無害。時諸公主多驕縱橫恣。惟廣德公主動止必依法度。其事于氏宗族親戚無不盡禮。內外咸稱美之。文中子曰。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夫壻家擇女。女家擇壻。此其常也。宣宗以永福性情有異。而以廣德與琮。是反爲壻家擇女矣。卒之義存輿帶。令譽遠聞。

所謂相得益彰者非耶抑有說焉。玉與石俱。則玉必受傷。若兩玉相合。斯德潤增輝。兩石相觸。亦頑姿比勁。宣宗此舉。非仁至義盡。其孰能與於此。擇壻婦者。思之。

此來不說。恐乎。其由北。其合。其與。其事。其宗。其德。其潤。其增。其輝。其兩。其石。其相。其觸。其亦。其頑。其姿。其比。其勁。其宣。其宗。其此。其舉。其非。其仁。其至。其義。其盡。其孰。其能。其與。其於。其此。其擇。其壻。其婦。其者。其思。其之。

觀汲知賢



聖訓傳解卷之四

承宣堂

聖訓傳解卷之四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僂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此一幅像。是寫汝南能擇德配。不爲常情所拘也。汝南名湛。年方少。尚無婚處。自求郝普女爲婦。時郝門孤陋。非其所偶。司空昶知之。謂其意甚癡。會別處無婚可求。聊任其意。僂聽許之。既成婚。果有令姿淑德。生子承。遂爲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郝女於井上取水。其舉動容止。不失常度。目有所主。

未嘗妄視。以此知其賢。夫汝南望族也。不簡配豪門。而締婚寒素。蓋鑒裁朗如。深知女德之可尚矣。王司徒婦。鍾太傅曾孫。亦有俊才女德。鍾郝爲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隆家長世。均資內助。盛哉。至於折七筯而驗其性情之未僂。取井水而識其容止之有度。一優一劣。判若黑白。凡在閨秀。尤宜深鑒已。

表大宜恭整耳

夫而猶其容止之亦舉一發一動皆黑白氏每
資內也然若至公神水而無其則神女亦每
誠夫人之志京刻案內亦誠夫人之誠則亦
雖重然不以真難保其下以真不難保其下
封誠誠大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
而餘欲表素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
未嘗憂慮以流味其費夫好前望然亦本簡而

相敬如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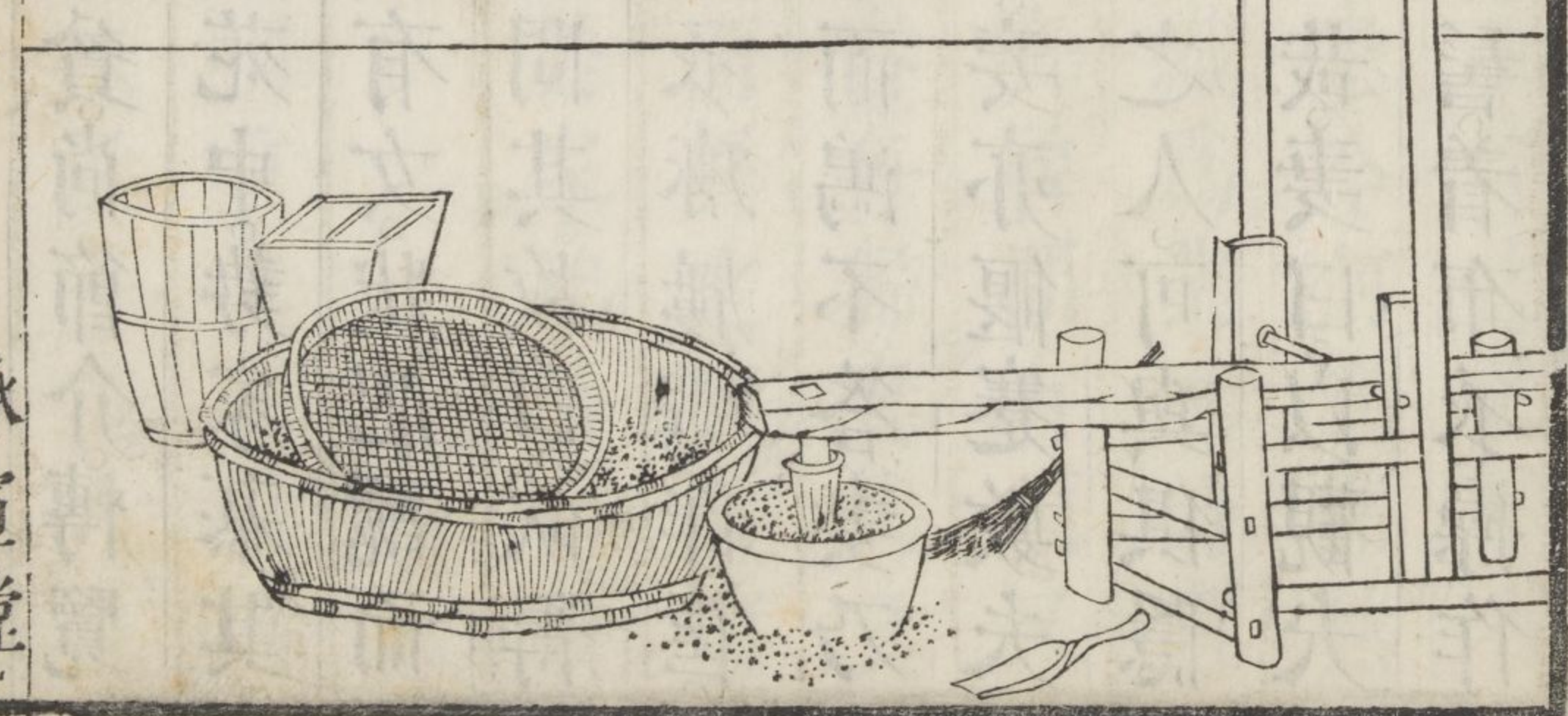
白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
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
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爲下
軍大夫

此一幅像是寫冀缺夫婦能敬爲致君澤民之權輿
也。白季晉大夫名胥臣冀缺姓卻以居冀邑故又稱
冀缺。耘苗曰耨野饋曰饁。白季出使經過冀邑見冀
缺鋤耨田苗其妻往饋飲食雖在田野夫妻相敬禮
如賓客。白季因攜缺歸國薦於晉文公曰敬則心存
心存則理得故敬乃德之聚今卻缺敬妻如賓可謂

有德矣。有德者居民之上足以爲治願君用之。且臣
聞之古語云出門之際如見大賓承事之時如臨大
祭二者專主乎敬乃仁德之法則也。文公聽其言遂
用卻缺爲大夫以主下軍。夫治國必先齊家能主敬
則家無不齊矣其於治國也何有。

順家無不齊矣其然故因事而作之
 用浴池為大夫以主不軍夫故同
 祭二春惠生乎禮次才說之然限也
 文公顯其言
 聞文古謂之由則之則彼良大豫承
 承其言

舉案齊眉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受業太學家。貧尚節介。博覽無不通。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筥。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着布衣。操作

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德耀。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低頭就之乎。鴻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作五噫之歌。居齊魯間。有項。又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

此一幅像。是寫梁鴻孟光夫婦。以德相重。其高風峻節。唱隨直冠千古也。梁鴻表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

初受業於太學。家雖貧。節介自尚。博覽載籍。無所不通。講求大義。不齷齪於章句。學既畢。乃爲人牧豕於上林苑中。勢望之家。頗愛慕其高節。多欲以女嫁之。鴻並拒不允。時同縣孟氏有女。狀貌肥醜而黑。力大能舉石臼。亦擇配不肯嫁人。遲至三十歲。父母問其不肯嫁人之故。乃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蓋其私心敬慕久矣。鴻聞此語。亦心知其賢。遂聘之。女乃求作布衣麻屨粗陋之服。及織作筐筥緝績女工之器。嫁之日。始以裝貲盛飾入門。七日鴻不與交言。妻乃跪於牀下。請曰。竊素聞夫子義甚高。勢家欲與女者。夫

子簡而斥之。已歷數婦。其來聘妾者。妾偃蹇不從。亦歷數夫矣。今蒙見擇。而七日不答。得非妾獲罪於夫子乎。請明示之。鴻曰。吾所欲者。不過被服裘褐之人。可與同隱於深山耳。今乃衣綺縞以爲華。傅粉墨以爲麗。違心損德。豈鴻所願也哉。妻曰。以觀夫子志趣。何如耳。妾自備有隱居之服。於是改粧爲椎髻。着布衣。躬自搽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可以奉我矣。字之德耀。名曰光。未幾。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以避世患。今猶默默在此。無乃欲低頭以就不義之富貴乎。鴻旋與入霸陵山中。夫耕妻織。暇則詠詩書。

彈琴以自樂。已又東出關。作五噫歌以見志。居齊魯間。俄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於廊廡下。賃為人舂米。受直以自給。每歸。妻具食以進。不敢於鴻前仰首視。舉案必與眉齊。伯通私察而異之。曰。彼傭也。能使其妻敬之如此。豈凡人乎。乃延而舍之於家。鴻於是潛藏。閉戶著書。十有餘篇。夫人各有耦。梁鴻孟光是以德為耦者也。年已過時。擇配不嫁。卒之聲應氣求。道同志合。餘芬逸韻。愈遠彌彰。所謂遲歸終吉者。非歟。彼斤斤於論家世。較貲財。權勢要者。瞬息與草木同腐。豈足論哉。求婚媾者。所宜思齊矣。

竟娶瞽女



劉廷式。初議婚。入太學。越五年。登第。歸則定婚女已雙
瞽矣。女家貧甚。不敢復言。廷式涓日成禮。女家辭曰。女
子既爲廢人。不能侍箕箒。或勸納幼女。廷式堅不可曰。
此女某若不娶。遂無所歸。吾先許之矣。雖瞽目。負吾初
心哉。竟娶之。後生二子。相繼登第。

此一幅像。是寫劉廷式不肯姻盟之盛德也。劉廷式
初與女家議婚。遂入太學受業。凡歷五載。登第榮歸。
其所定婚之女。目已雙瞽。女家又甚貧。且以廷式爲
新貴。彼此迥異。不復敢言婚事。廷式乃擇日成禮。女
家辭曰。女子雙瞽。是爲廢人。不能奉侍箕箒矣。或勸

廷式納其幼女。廷式堅執不可曰。此女瞽目。某若不
娶。將何所歸乎。吾昔已訂盟爲夫婦矣。今彼雖瞽目。
吾此心猶炯然也。豈可自負也哉。竟娶之。其後瞽女
生二子。皆相繼登第。嗚呼。人固有明於目而盲於心
者。廷式婦雖瞽。亦復何傷。使廷式悔盟。是盲於心矣。
不意雙珠。竟出老蚌。蓋不盲心之報也。蒼天亦有眼
也哉。

出若

不意雙飛竟出朱華蓋不言以之辨也蒼天亦不
肯我左欲觀替衣野何處我左聯盟長官飲以矣
坐二千昏昧鑿登策與判人固亦便飲日而言飲必
音此少餘歐然也竟新自任也殊真與之其與替文
變殊神祖執平善昔以信盟為夫欲矣今或與替日
我左聯其以文我左坐辨不西日此女替日其故不

一醮不改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此一幅像。是寫宋女一醮不改之義也。蔡人之妻。本宋人女。既嫁蔡人。其夫忽有極惡之疾。母欲以女改嫁他人。女對曰。婦以夫爲天。夫有惡疾。雖夫之不幸。實妾之不幸也。柰何可背盟而去之。况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卽不可改易。凡酌無酬酢。曰醮。婚禮贊者。三酌壻婦。而不酬酢。故謂之醮。言一與行醮。禮成。

婚卽當終身相從。斷無改易之理。今不幸遇夫有惡疾。別無惡逆大故之事。又不逐妾。我何由見絕於夫。而得去也。終不肯聽母之言。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宋女天植之性。又何烈也。使買臣妻聞之。不含愧九原乎。

聞之不合此大風乎

添文不更二太宋文天蘇之對文所然也對買百幾

而骨去也然不首謝對之有王體曰出到不準二等

突限無要鼓大對之非又不致矣亦何由以變然夫

微明前將長下對測無也必之聖今不幸既大百幾

義重糟糠



宋弘爲大司空。時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公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之。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學聖賢之道。以操守爲志。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此一幅像是寫宋弘能知伉儷之重也。宋弘官爲大司空。是時光武之姊湖陽公主喪夫新寡。帝與公主評論朝臣賢否。以觀其意之所向。公主曰。宋弘爲人其威儀容貌德性器度。朝中群臣俱莫能及。帝曰。且試圖之。其後宋弘被旨引見。帝令公主坐於屏風之後。因謂弘曰。俗語有云。富而多財。則必易交。貴而有位。則必易妻。此人之常情乎。弘對曰。臣嘗聞之。與共有無者。此爲貧賤之交。斷無可忘之理。與同甘苦者。此爲糟糠之妻。斷無下堂之理。下堂。謂遣之使去也。讀書學聖賢之道。惟以操持堅守爲志。豈隨勢利轉移乎。帝回顧公主曰。觀其所言。此事必不如願矣。迄今宋弘令名無窮。豈非以其知之明而守之固乎。甚矣大臣不可以無學也。

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歿。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歿。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疆迎令女歸。時又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風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者。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誅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

此一幅像是寫令女從一而終之義也。曹爽之從弟曹文叔之妻。繫譙郡覆姓夏侯名文寧之女。名曰令女。文叔不幸蚤歿。三年喪服旣終。自以已年少。又無子嗣。恐其家必欲嫁已。乃截去其髮。以誓不再嫁。其後父母家果欲以令女嫁人。令女聞其事。卽復以刀截去兩耳。毀殘其形。蓋欲斷人求婚之念也。居止常依夫兄曹爽。其後爽爲司馬所殺。一族盡滅。令女叔

父恐被曹氏累及。方上書於朝。願與曹氏斷絕婚姻。強取令女還家。是時令女父文寧官爲梁相。憐令女少年執守節義。曹氏業已誅滅。無復遺類。意或緣此少阻。乃微使人以言語動之。令女於是嗟歎。繼之以泣。曰。我亦自思之。許之他適。是也。家人以爲實然。遂略於防備。令女卽潛於卧房。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來呼與語。令女不應。開被視之。血流徧滿床席。舉家驚恐。恓惶。往視之者。感其情真意決。莫不酸鼻出涕。或有謂之者曰。人生世間。如輕微之塵。棲止弱草之上。倏忽颺散。何爲過於認真。徒受辛苦如此乎。且

夫家誅滅已盡。徒然守此。亦復何益。令女答曰。嘗聞一仁者始終如一。不以時有盛衰而改節。義者生歿無二。不以勢有存亡而易心。且曹氏全盛之時。原欲相保。以期永久。今一旦衰亡。何忍遂違初心而棄之。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也。若視興廢爲去就。是與禽獸等矣。豈我爲人而亦類此乎。嗚呼。栢舟之後。繼共姜而起者。令女其首稱也乎。

繼其美而致香令文其首孫少子
 與合湖等矣豈其無人而亦能此乎
 而以其然會澤香以再二美也若
 將以世承入今一旦東州向惡教
 二米以獲亦亦公而具以且曹刃全
 一寸香欲發吹一不以都育益京而
 夫宋新賦曰靈武然乎出亦身何

載婿還鎮



聖訓卷之四
宋姚雄初爲將。以女議定一寨主。子無何。寨主物故。妻及子皆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闕。奏記一嫗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風。問所從來。嫗云。昔良人守官邊寨。有將姚其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旣喪。無以自存。方貨餅餌以自給。姚曰。爾尚記形容否。嫗曰。流落困苦。不復省記。姚曰。雄是也。女自許歸之後。不與他族。日望壻來。豈以父之存沒爲間耶。嫗泣下。氣咽不語久之。因畱嫗并其子。易以新衣。俱載還鎮。遂畢其禮。

此一幅像。是寫姚雄不以壻家淪落無依。遂寒舊盟也。姚雄初爲將時。曾以其女議定與一寨主之子。未

幾。寨主身故。其妻及子。家遂凋零。後雄陞爲邊帥。以奏計當赴闕庭。途遇一老嫗浣衣。雄喜其有士人家風。因問其舊日始末。嫗對曰。昔我丈夫守官於邊寨。有姚將曾以女許嫁妾子。今丈夫已歿。母子不能存活。惟貨賣餅餌以供朝夕。姚曰。爾尚能記憶其形容否。嫗曰。丈夫歿後。流落困苦。爲日已久。不復記憶。舊日形容矣。姚曰。雄卽其人也。吾女自許歸汝子之後。不復更許他族。日望壻來完姻。豈以其父之存沒。遂有異言耶。嫗聞之。感動泣下。氣噎不能語者久之。姚因畱嫗并子。易以新衣。載還本鎮。遂畢其禮。汝等

百姓試思姚雄本一武將其於死生貴賤猶能不易其心如此以視世俗愚民指腹為婚割襟定聘稍有變遷卽背盟負約訐訟紛然卒致兩敗俱傷破家蕩產為世非笑者其相去為何如也噫可戒矣

亦救孫曾以文指款妾于今丈夫已及母于不辨
風因問其言曰欲木取樓曰昔楚丈夫與官成數
表信當張國致致一求歌試不學其本士人
卷來至長知其妻父于家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

斷機勸學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一年來歸妻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日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亾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返。

此一幅像是寫羊子之妻能以進德修業相夫子於有成也樂羊子河南人嘗於路上拾得遺金一餅還

家以與其妻妻曰妾聞志士固窮泉以盜名卽不飲惡其隣於貪也廉士養重食出嗟來則不受嫌其近於慢也况拾他人所遺之金而因以爲利也乎羊子聞之甚愧乃捐棄其金於野妻又勸其遠求明師羊子一年來歸妻問來歸之故羊子曰久行他鄉未免懷思無別意也時妻方織乃引刀就機而言曰此所織之縑原其從來養蠶繅繭然後成於機杼自一絲積之以至於寸積寸不已始成丈匹蓋若斯之難也今若以刀斷之則棄已成之功如欲改作勢必稽廢時日此如夫子積學既已有獲當純一無間日新又

晉趙衰之妻。文公之女也。曰趙姬。文公之爲公子也。避居狄。趙衰從。狄人入其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子納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焉。及反國。復以趙姬妻之。生原同屏括矣。而趙姬請迎盾母于狄。衰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棄舊。非義。安新而忘故。無恩。與人勤於厄難。富貴而不顧無禮。失此三者。將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待巾櫛矣。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歿。君其迎之。衰許諾。乃迎叔隗與盾來。以叔隗爲內子。身親下之。以盾賢。請立以爲嫡後。使三子下之。及盾爲正卿。請於成公曰。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及此。公許之。

以姬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

此一幅像是寫趙姬無妬嫉之心也。晉趙衰之妻。文公之女。稱曰趙姬。文公爲公子時。避難居狄。趙衰從之。狄人以其女叔隗季隗歸公子。公子納季隗而以叔隗妻衰。生子名盾。及反國。復以趙姬妻焉。已生子原。同屏括矣。趙姬請迎盾母叔隗于狄。衰意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棄舊配。非義也。安于新而忘故。無恩也。與人勤勞於厄難。一旦富貴而不顧。無禮也。失此三者。其何以使人。雖妾亦不願侍巾櫛於左右矣。詩言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言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

其莖之美。猶為夫婦者。不可以其族屬之微。而忘其
 德音之善。君其迎之。衰許諾。乃迎叔隗與盾來。以叔
 隗為內子。使主家政。而身親下之。且以盾賢。請立為
 嫡。後使三子下之。及盾為正卿。請於成公曰。非吾君
 姬氏迎臣母子以來。則臣猶狄人也。何以至此。於是
 成公許以姬所生中子屏括為公族大夫。嫡庶之間。
 可謂恩義肫篤矣。

衛宗二順



聖訓作解卷之四
三
衛宗二順者。衛宗子之妻。及傅妾也。秦滅衛。衛宗死。妻守不去。而無子。獨傅妾有子。事女君八年不衰。妻欲出居外。避讓之。傅妾泣請曰。妾聞忠臣之事君也。無懈。孝子之養親。患無日也。供養固妾之職。夫人何勤焉。妻固欲外。妾退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今夫人欲居外。使我居內。逆已。逆而生。不若順而歿。欲自殺。泣而守之。夫人許留。乃止。終供養不衰。君子以爲二順。

此一幅像。是寫二順秉禮守義。妻有逮下之仁。妾盡尊嫡之道。出自至誠。凡爲妻妾者所當法也。衛宗二順者。衛宗子之妻。及其傅妾也。秦滅衛。衛宗死。其妻守節不去。而未有子。獨傅妾有子。事其妻女君八年。意不少衰。妻以妾有子。欲出居於外。避讓之。傅妾泣而請曰。妾聞忠臣之事君也。無懈怠之心。孝子之養親。患無日以繼也。今供奉侍養。固妾職分所當爲。夫人何以爲勤勞。而乃欲出居於外也。妻堅執欲居外。妾退謂其子曰。吾聞君子順理以處。今夫人欲居外。使我居內。名分倒置。逆莫大焉。與其逆理而生。不若順理而歿。欲自殺。子泣而守之。夫人許留。乃止。終其身供養不衰。君子以爲二順。

撫恤孤寡

遠送遷謫

餞別蕭寺

生歿交情

臨別贈言

哭像訓子

磨鏡會葬

掛劍墓樹

慟思直友

日求聞過

義重分金



齊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爲宰。辭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仲乎。臣所不若仲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仲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于是請諸魯。施伯曰。管子。天下才也。所在之國。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爲魯憂矣。請殺而以屍授之。莊公弗聽。使束縛以予齊。管仲至齊。桓公

親迎于郊。解其縛而與之坐。問成民之事。於是專任管仲。號曰仲父。國事皆問仲父。管仲得以盡其才。九合諸侯。成霸功者。管仲之力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困窮。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修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此一幅像。是寫鮑叔深知管仲。交情千古無兩也。初齊桓公以莒人入齊。既立為君。嘉鮑叔謀奉還國之功。使為宰。以秉政。鮑叔辭曰。君施惠愛於臣。使臣不受饑寒。則君之厚賜也。若治國家。則非臣所能。其必任管仲而後可。臣所不如管仲者五。寬惠以安民。臣不如仲者一。治國家。使權無旁落。臣不如仲者二。內主忠信。以固結百姓。臣不如仲者三。裁制禮義。以為四方準則。臣不如仲者四。執枹鼓立于軍門。使百姓有勇知方。臣不如仲者五。桓公曰。管仲向射寡人中鉤。幾隣於危。其得不死者。幸也。尚可任以為政乎。鮑

叔曰。曩各為其主。是以舉動若此。君能赦其罪。則反怨為德。將事君猶事子糾耳。桓公於是使人請諸魯國。施伯曰。管子誠天下才。不論何國用之。必能尊主制敵。仲大志於天下。若使在齊。魯國必無寧日。憂孰甚焉。請殺仲而授之以屍。既修隣好。又絕後患。莊公弗聽。使束縛管仲。予之。既至齊國。桓公出郊親迎。解其束縛。復賜之坐。問以治民之事。於是任仲為宰。尊號仲父。國家之事。皆問仲父。管仲盡展抱負。使桓公合諸侯。霸天下者。鮑叔薦管仲之力也。管仲乃曰。吾始窮困時。嘗與鮑叔同為商賈。每分財利。我必多取。

鮑叔不以我爲貪財。苟得知我貧乏。不能自存。畧其迹而原其心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阻撓不就。鮑叔不以我爲愚而寡識。知時各有利鈍。非謀慮之不长也。吾嘗三任三黜。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遭逢者然也。吾嘗三戰三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家有老母在也。公子糾旣敗。召忽歿。難。吾隱忍就縛。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斤斤於修飾小節。而以功名不顯於天下爲耻也。父母生我而不能知我。知我心者。舍鮑子其誰也。聞之不信乎友。則不獲乎上。據管子與鮑叔賈等語。按其迹。不過一貪汙苟且昏昧懦弱之人耳。乃鮑叔力薦於桓公。卒能光輔霸業。垂譽天壤。非真知灼見。畧形骸而披腹心者。何以有此。夫孔子與顏子。其相信可謂至矣。掇塵飯中。猶不能無惑。是孔子尚未知顏子之心也。然則分財取多。不以爲貪者。幾人哉。宜乎管子義激于中。至引知我與生我同。指天誓日。熱血十斛。真令聞者欲悲欲涕。千古交情。此爲第一。信夫。

唐白敏中。字用晦。王丞相再主文柄。欲以敏中爲狀元。病其與賀拔碁爲友。碁有文而落拓。丞相密令親知通意。俾敏中與碁絕。復約敏中爲具。敏中許之。旣而碁造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碁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呼左右召碁。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柰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而寢。前人來見之。大怒而去。具言於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碁矣。此一幅像。是寫白敏中不以得魏第而棄舊交也。王丞相再掌文衡。訪知白敏中才。欲取爲狀元。以賀拔碁雖有文。而落拓不羈。嫌白敏中與之交。密使親知

通意敏中。令其絕交。且約敏中治具。敏中許諾。無何碁已到門。左右詐言敏中他往。碁遲留少頃。遂不復言而去。俄而敏中從宅內躍出。急呼左右召碁。盡吐實。且曰。一第耳。何處不可獲。柰何貪此區區。輕負生平至交也。相與歡飲痛醉而卧。丞相親知復來。見其不與之絕。更相得歡甚。乃大怒去。具言於丞相。丞相曰。我初只謂白敏中佳士。今視白敏中之待賀拔碁。乃知賀拔碁亦佳士矣。蓋觀人於其友。語云。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薰蕕不同器而藏。非虛語也。

夫者天賦之靈也，性本善而情本惡。情之於性，猶水之於火，火熾則水涸，水涸則火炎。情熾則性滅，性滅則人非人矣。故君子必先誠其意，而后正其心，正其心而后齊其家，齊其家而后治其國，治其國而后平天下。此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

世結婚姻



聖諭修身卷之五
韓億與李若谷友善。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出謁。僕
李先登第。授許州長杜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億爲負
一箱。將至長杜。李謂韓曰。恐縣吏往來不便。箱中止有
錢六伯。以其半遺韓。相抱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官
皆至參知政事。世爲婚姻不絕。

此一幅像。是寫韓億李若谷。貴不忘賤之交也。韓與
李相友善。未登第時。兩家俱貧。同赴試京師。出謁賓
客。則迭爲僕役。李若谷先登第。選授許州長杜縣主
簿。赴任。李自爲妻控驢。億爲負一箱。去縣不遠。李謂
韓曰。恐縣吏於此往來。不便觀瞻。箱中止餘錢六伯。

文。以一半遺韓爲路費。臨別。相抱大哭。及次科舉。試
韓亦登第。官皆至參知政事。彼此念舊不忘。子孫亦
遵祖訓。世世締姻盟不絕。

此一幅像足為神像也。夫此幅像之設也。蓋
 李相友善。未登第時。兩家俱貧。同結草為屋。
 數賦。嗚呼。世世無斷。盟不離。此幅像之設也。
 韓某登第。有許至。參狀。其妻對此。余嘗不以。此
 文。以一半。數轉。為。祝。資。謝。眼。許。許。大。哭。夫。夫。大。大。大。大。

感冠全友



晉荀伯。潁川人。遠看友人疾。值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此一幅像。是寫荀巨伯戀戀病友。巨寇亦爲感動也。晉荀伯。潁川人。不辭路遠。來看友人之病。適值賊寇來攻郡城。友人告巨伯曰。吾今病革。已就死矣。汝何不速去以全生乎。巨伯曰。吾遠來相視。是義當然也。

子今令吾速去。是毀義以求生。豈巨伯所爲耶。賊既至。乃謂巨伯曰。大軍所到。一郡之人。盡行逃散。汝是何等男子。而敢獨止此乎。巨伯曰。我遠來視友。友不幸有疾。豈忍棄之。寧以我身膏鋒。以代友人之命。賊相謂曰。我等無義之人。而入此有義之國。寧能久存乎。遂整軍而還。一郡賴以獲全。嗚呼。巨伯所視者。一病夫耳。劇寇肆毒。所求全者。身以外非所計也。而一郡卒賴以全。仁人之言。其利甚溥。吾于斯益信矣。

漢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亾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文季嘗哀之。後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文季子駢爲吏。文季辭駢而薦友。一時稱其義烈。

此一幅像。是寫朱暉能不負亾友之托也。朱暉表字文季。南陽之宛人也。與張堪同縣。暉遊太學。堪一見

卽甚重之。遂以友道相接。把文季之臂。告曰。欲以妻子相托。文季以張爲前輩。但舉手不敢回言。自此以後。別去不復相見。張堪亾後。文季訪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問候。併視其所處若何。知果貧困。乃厚賜賑之。俾充然有餘。文季之子頡怪而問曰。大人於堪存日。未嘗與堪爲友。今忽賑之。何也。文季曰。堪嘗以妻子托我。是以我爲知己也。吾已信之於心矣。今彼妻子窮困。我弗賑之。寧不負吾心乎。文嘗與同郡陳揖交善。揖不幸早卒。有遺腹子名友。文季嘗哀憐之。其後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文季之子駢爲吏。文季辭

楊憑得罪。姻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權載之謂徐曰。君誠厚。楊臨賀。無乃爲累乎。徐曰。晦自布衣時。楊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爲奸佞。譖斥敢自同路人乎。載之歎其長厚。不數日。御史中丞李易簡請爲監察。晦白易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而見獎。拔易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

此一幅像。是寫徐晦篤於友誼。不畏患難。以自阻也。楊憑被劾。責受臨賀尉。姻親朋友。懼禍連及。無敢送行者。徐晦獨送至藍田。始別。權載之謂曰。君送楊臨

賀。意誠厚矣。然彼方獲重譴。而君畧不之避。無乃爲身累乎。徐曰。晦自居布衣時。楊公知我甚厚。今忽遠徙。豈忍無一言而別。假如公或爲姦佞。譖毀斥逐。晦肯視公如路人。休戚畧不相關乎。載之深歎其爲人長厚。不數日。御史中丞李易簡薦晦爲監察御史。晦謂易簡曰。生平足跡。未及公門。公何所取。而獎許薦拔也。易簡曰。聞君一人獨送楊臨賀。雖犯難。亦不暇顧。他日寧肯負國家乎。由是漸爲人所知。凡人之薄於友誼者。大約患得患失之心多耳。徐晦眷友忘榮。反以是進。所謂君子落得爲君子也。

又以其...
 效文...
 則...
 對...
 謂...
 其...
 昔...
 於...
 良...
 賢...

餞別蕭寺



承宣堂

承宣堂

蔡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子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糞。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會僞學僞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客坐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李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

此一幅像。是寫真儒道義之交也。蔡元定初生。優穎慧秀異。其父發。於諸書無所不覽。乃以程氏語錄。邵

氏經世。張氏正蒙。三書。親授元定曰。此孔孟正傳一脉也。元定極力深心。涵泳其義。年既長。辨析益精。審於是。登建陽西山絕頂。嘗忍饑啖糞。苦志以讀書。聞子朱子名。往師之。子朱子扣其所學。乃大驚曰。此吾老友也。豈當在弟子列。值僞學僞黨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於朝議乎。及聞竄道州。不復辭家。旋就道。子朱子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於蕭寺中。或歎且泣。子朱子微視元定。坦然不異平時。因喟然嘆曰。含悽掩袂者。朋友相愛之情。任真委分者。李通不挫之志。今日之叙。可謂兩得矣。

日之夕也。而猶兩拜矣。

夫者。凡文。而愛之。計。其真。委。公。青。李。蘇。不。辨。之。志。今
 未。午。與。對。顯。示。其。壯。然。不。異。乎。劫。因。即。然。契。曰。合。對。林
 其。不。食。於。時。類。乎。又。問。竄。能。快。不。財。賴。家。其。蘇。蘇。子
 夫。文。也。宜。當。五。弟。子。既。而。對。學。對。黨。備。味。示。其。曰。吾
 子。未。午。各。對。明。之。子。未。午。味。其。其。學。曰。大。滿。曰。此。吾
 其。是。登。我。國。西。山。嶽。可。喜。公。始。知。苦。志。以。前。書。開
 祖。也。示。其。對。文。彩。心。感。承。其。美。乎。到。身。無。林。益。蘇。審
 凡。蘇。對。對。凡。五。業。二。書。蘇。對。示。其。曰。此。其。五。五。對。一

生死交情



聖諭後解卷之五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河南張劭字元伯者爲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乃共刻期。至期。劭白母殺雞炊黍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耶。劭曰。巨卿信士。必不失期。至期。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又式嘗夢劭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歿。某日葬。子豈能相及乎。式馳赴之。未到而喪已發。將至壙。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泣而前。母曰。必巨卿也。至則果然。式執紼引柩。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去。

此一幅像。是寫巨卿元伯。生歿交情之重也。范式。表字巨卿。山陽之金鄉人。少時遊太學。與河南人張劭字元伯者爲友。二人同時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向後二年。當過汝家拜候尊親。臨別。遂相與刻訂日期。至期。劭告母殺雞炊黍以候。母曰。二年別之久。千里路之遙。雖曾訂期。何相信如此之確耶。劭曰。巨卿有信之士。必不違約。至期果到。乃升堂拜見其母。然後酌酒進黍。盡歡而別。一日。式夢劭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歿。已擇某日葬。子豈能相及一送我乎。式覺。卽馳赴之。未到。則元伯喪已發矣。將至壙。柩重莫能舉。如不

肯進狀母撫其柩曰。元伯豈尚有所望耶。俄見一人乘素車白馬。號咷慟哭而前。母遠望之。乃曰。此必巨卿也。至則果然。式於是執紼引柩。柩遂前行。式復止於冢傍。為修墳種樹。久然後去。嗚呼。此生死交情也。觀此而不泫然者。其人必非良友矣。

此圖所繪。乃元伯與巨卿之別。元伯在車中。巨卿在柩前。式在柩後。母在柩側。式復止於冢傍。為修墳種樹。久然後去。嗚呼。此生死交情也。觀此而不泫然者。其人必非良友矣。

臨別贈言



李彌遜贈胡忠簡之貶所十事。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二曰。惟君子處困而不失其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為大事。七曰。天將任之。必有大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理。記問辯說。皆餘事。

此一幅像。是寫李彌遜臨別贈言。進友於道也。胡忠簡公被謫。當赴貶所。彌遜以十事勗之。其一曰。忠臣事君如事天。蓋窮通壽夭。惟天所賦。東西南北。惟君

所使。是君命與天命一也。豈可逃乎。當隨其所處。不擇地而安。斯為順受之正。其二曰。困不失亨。言身雖困。而道則亨也。即中庸貧賤患難。無入不得之意。其三曰。名義氣節。或出一時憤激。猶未及聖人之道。須更加進步。到得與道為一。則並無名節之可言矣。其四曰。凡處順逆境界。不可便為境界所轉。須以始初之心對治之。如涉險遠。未免有恐懼心。處烟瘴。未免有憎厭心。若把始初危言切諫。九死不移之心。試一迴光反照。彼時雖碎首糜軀。猶不暇顧。今止於貶謫。所獲多矣。即險遠烟瘴當前。有不渙然冰釋乎。其五

曰。子厚築愚溪於柳州。東坡築鶴觀於惠州。卽有終
焉之志。不必日望賜環。徒增無限思慮。其六曰。惟大
公無我。方能立大功。成大業。否則意念之私。紛然雜
作。欲其有大識量。大擔當。難矣。其七曰。天將委以大
任。必極力摧抑一番。卽孟子所云動心忍性。增益其
所不能也。其八曰。惟知道者能建立功名。掀天揭地
事業。摠從性分中流出。非分外有增加也。其九曰。太
剛則折。須藏鋒歛鋸。養以渾厚。其十曰。學必究明道
理。記問之多。辨說之詳。皆餘事耳。當時忠簡抗疏被
謫。直聲振天下。所謂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萬古重

如山者。庶幾近之。而彌遜方切切焉。進藥石之言。如
此。蓋學無止法。則朋友之礪錯砥礪。又寧有窮也。豈
惟忠簡。今之君子。各書一通。置座右。其爲益可意量
哉。

公無我方能立大功
 作德其有大本
 任心者乃能
 所不能也其人
 若夫德化世
 則忠信今之
 通蓋學無五
 賦山香熟幾

哭像訓子



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在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魏公判北京。薦爲屬。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

此一幅像是寫魏公爲友撫孤之誠也。尹師魯以貶謫病死。其子朴方在襁褓。襁褓小兒衣也。及朴既長。韓魏公奏聞於朝。詔授以官。及公判北京。復薦爲幕屬。教育與親子弟無異。朴少而有才。所行未免過舉。魏公無他言。惟掛師魯之像於堂。而哭之。朴雖不欲改過遷善。其能已乎。甚矣。魏公之深心高誼。如此。其至也。

磨鏡會葬



徐孺子嘗事江夏黃公。後黃公亾。歿孺子往會葬。無資以自致。齎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

此一幅像是寫徐孺子會葬。不以貧而自阻也。徐孺子字孺子。南州高士。曾事江夏黃公瓊。黃公既歿。孺子欲往會葬。苦無資斧。於是携磨鏡之具以自隨。到處獲微利。然後得達葬所。嗚呼。孺子前後為郡公所辟。雖辭不就。有死喪。萬里赴弔。炙雞絮酒。風高千古。孰謂肥遯之士。而無知己之感哉。

掛劍墓樹



季札聘魯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歿。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歿。尚誰與乎。季子曰。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歿。倍吾心哉。

此一幅像。是寫季札古道照人也。季札。吳公子也。來聘於魯。道經徐地。徐君愛季札劍。季札心知其意。爲使上國。故未及獻。及聘還。復至徐。則徐君已歿矣。乃解其所佩寶劍。繫於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歿。此劍尚誰與乎。季子曰。吾心業已許之。豈以徐君之歿。遂倍吾初心哉。夫心。天君也。欺吾心。是欺天矣。

昔有憇道傍採梨以解渴者。許平仲獨不可。或曰。世亂。此梨已無主矣。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先賢後賢。何其若合符節也哉。

聖言傳解卷之五
徐原慷慨有大志。呂岱知其賢。薦爲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前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何繇聞過。

此一幅像。是寫徐原能進直言。呂岱能屈已受之。所謂相與有成也。三國時。徐原爲人。慷慨有大志。呂岱知其賢德。特薦於朝。授爲侍御史。原性忠直剛壯。又好直言。呂岱行事。偶有得失。原卽諫諍。又於衆人前公論之。略無忌諱。或以告岱。岱歎曰。我所貴德淵者。職此故也。及徐原死。岱哭之哀慟。曰。德淵乃呂岱之

益友。今不幸死。岱復何從聞過乎。聞之。脂韋逢迎者。俗之常態。好諛惡直者。人之恒情。數則斯疏。古今共歎。而徐原不辭逆耳。呂岱能諒苦心。良友奄逝。涕泣沾袍。非惟言者難。受言者更難。於何聞過。覺宇宙甚寬。直道何寥寥也。君子所以貴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也乎。

此光
 廣而命取不報並耳日
 谷之常然其始既直齊人之母
 益衣今不幸
 此光
 廣而命取不報並耳日
 谷之常然其始既直齊人之母
 益衣今不幸

日求聞過



承宣堂

六

宋申顏自謂不可一日不見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過。一日不見。則不聞過矣。俱貧。僅有一衣。相夏而服。

此一幅像。是寫直友能攻人過。不可一日不在左右也。宋申顏嘗自言。侯無可爲人。不可一日不與相見。或問故曰。無可正直。能攻發人過失。若一日不見。則一日不聞過矣。兩人俱貧。僅有一衣。相夏而服。嗚呼。世風不古。市道交無論矣。卽解衣推食。贈縞分金。雖沾溉良多。猶不如成全德業。互相砥礪之爲愈也。傳曰。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孝經曰。士有諍友。則身不離。

於令名。蓋玉雖至寶。必資他山之石。故集朋友一倫。以呂岱侯無可終之。汝等士民。其尚知此意也哉。

